

两个小渔夫



我在十一二岁时，跟小哥哥是两个热心的小渔夫，几乎整天徜徉在荒野的河边，身上散发出太阳蒸晒的气味，手指上混合着蚯蚓和鱼腥气。我们几乎是无师自通地学会了钓各种鱼，自己制作各种钓具，这个过程是曲折的，每一次失败后的进展，每一次意外的收获，都给我们带来各种乐趣。

我们的渔夫生涯从摸螺蛳开始。那时，由于失学

和贫困，整天在想怎么去弄些有用的东西。庄稼是有主人的，飞禽奈何它不得，我们的脑筋自然动到水里去了，而首先就想到螺蛳。

螺蛳可算是水里最低级的动物，它们一动不动地停在河滩上，赤脚下去，不费什么劲就可以摸到。不久，我们改用布袋来套，既省力，还可以套到深水里的青壳螺蛳，这是螺蛳中最清洁的。

有一次，在套螺蛳的时候，偶然套到了几只虾。这是麦头黄了的时候，虾正在换壳，所以行动不灵，而软壳虾却特别鲜美。这意外的收获鼓舞了我们，我们不再套螺蛳了，开始捉虾，因为虾自然比螺蛳好。

捉虾有几种方法：一种是用五枚针并排缚成“枪”，看准了直刺下去，但这需要较高的技巧，刺得不准，往往空刺在石块上，把针别断，而虾却一跳逃走了；



一种是用稻箩缚上绳在石岸旁猛地掀下去，立刻提起来，由于水的冲击，躲在石缝中的虾就被激荡了出来，落在稻箩里，这叫“探虾”，除了虾还可以“探”到螺蛳和小鱼。而最理想的方法却是用细蚯蚓穿在小钩上钓虾，虽然一只一只地钓，似乎麻烦，但收获是最大的。





在钓虾的时候，常钓到一两条贪吃的小鱼。我们很快发现：有一种叫“肉骨丁”的小鱼，是最会上钩的，因为它们异常贪吃。这“肉骨丁”虽然只两寸长，却浑身是肉。不久，我们就把钓虾的热情转到钓鱼。况且这时麦子已割，虾也瘦而且少了。

钓“肉骨丁”要用非常小的钩，穿上一丁点虾肉，钩一下水就有两三条鱼来抢，所以收获很大。有几处钓熟了的地方，“肉骨丁”就像赶集似的从四面游拢，专等钩下去就吃。为了适应这形势，我们只好分了工：小哥哥专门钓，我专门捡鱼，往往从开始到结束，没有一丝空隙，简直是一种紧张的劳动，每次至少可以钓到半斤鱼。

意外的事情又发生了：一次小哥哥提起钓竿，落在地上的是一条半尺来长的大鱼。金奎叔说，这是白鱼，要用整只虾穿在大钩上钓的。我们开始钓白鱼了。这种大鱼都住在菱丛中，行动非常灵活，你不能看浮子，钩下水时，只要白光一闪，就得非常快地提起钓竿来，稍慢鱼就逃走了。我们借了小船，我轻轻地划



桨，在菱丛间缓慢穿行；小哥哥坐在船头上钓鱼。当然，上钩的白鱼不像“肉骨丁”那样多，可是我们既能钓白鱼，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小渔夫了，因为据金奎叔说，白鱼是鱼里最难钓的一种，“你不会钓白鱼，你就算不得真渔夫”。

但大部分时间我们用来钓鲫鱼。鲫鱼经常在河底，是一种比较狡猾的鱼，钓鲫鱼特别需要耐心和经验，从下饵到掌握浮子升降的规律，可以说有一整套学问呢！我们常常在村外的乌龙湊钓鲫鱼，那里河面宽广，水清而深，周围是那么幽静；现在回忆那棵苍老的榆树，那一段段木桩打成的堤岸，那一丛丛蒿叶，还历历在目。

一天，大表姐带着侄女儿来做客。妈妈跟她们谈起我们钓鱼的事。大表姐称赞我们能干，侄女儿好奇地望着我们，似乎我们是了不起的水上好汉。我们非常得意。



妈妈说：“大表姐住在山乡，鱼是难得吃到的，快去钓几条来，请客人尝尝鲜味。”

我们巴不得妈妈这句话，立刻背上钓竿，向乌龙湊跑去。我们决定钓几条鲫鱼，煮鲫鱼汤给大表姐吃。

我们原是信心十足的。几条鲫鱼，可不是什么难事，不料，坏运气跟上了我们，这一次竟成了我们钓鱼史上最惨淡的一页。

我们在乌龙湊坐了一个钟头，什么鱼也不来上钩，似乎今天整条河的鱼已经约定了，专门跟我们作对，好让我们在客人面前丢脸。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换上新鲜的蚯蚓，把浸得发白的蚯蚓扔掉。眼看着半盒蚯蚓用完了，而我们穿鱼的绳子上连一片鱼鳞也没有。

我早就耐不住了，小哥哥换了几个地方，还是闷着头在那里钓。

而这时，一群蚕豆般大小的鳊鱼和“白眼”从水面游来了！它们围住两条钓线，兴高采烈地啄啊，撞

啊，弄得浮子晃晃荡荡，也看不清下面有鲫鱼在吃没有。这可算是最最倒霉的事！钓鲫鱼碰上这般小流氓，你除了收起钓竿回家，就没别的路好走。

忽然，河那边传来一阵桨声和不平凡的“嘎嘎”声，我们回头一看，五六只小渔船如飞而来，里面有四只还是鹭鸶船。为首的那只船上坐着我们的老朋友金奎叔。

远远地，金奎叔就叫道：“开了荤没有？”

这意思是问钓到鱼吗，我们回答：“今天吃长素！”

金奎叔他们大笑起来，笑声使站在船板上的鹭鸶都扑起了翅膀，叫着，互相挤撞着。



小哥哥问：“哪里去？”

金奎叔说：“俞家塘。来，跟我们一起，看看热闹吧！”

这邀请使我们立刻忘了所有的烦恼。我们上了金奎叔的船，他举起桨，只一下，船就像飞一般地在水面上前进。薄薄的船板下，水声“嚓嚓”。我们好像坐在一条大鱼上，让它带我们到水天相连的去处。

很快地，俞家塘到了。已经有不少渔船一字儿排在岸边，穿着灯笼裤和棕袜的渔夫，都坐在土场上喝茶；为首的几个聚到一起商量起来，金奎叔也在里面。

小渔船还不断地从四面河道里聚拢来，我知道今天将有一场大兜捕，这可不是“开荤”，而是“大吃一顿”。

果然，渔夫们喝完茶，各自走上自己的船。一霎时，这三四方圆的塘面上，到处是渔船，到处是“呀许呀许”的叫声，一群群鹭鸶在水里大显威风，钻浪逐波，只看见它们的阔嘴巴上银光闪闪，捉到的小鱼都被它们吃下去了，捉到大一些的鱼，渔夫就用篙把它们拢过来，让它们把鱼吐在船里。有些大鲫鱼、大鲢鱼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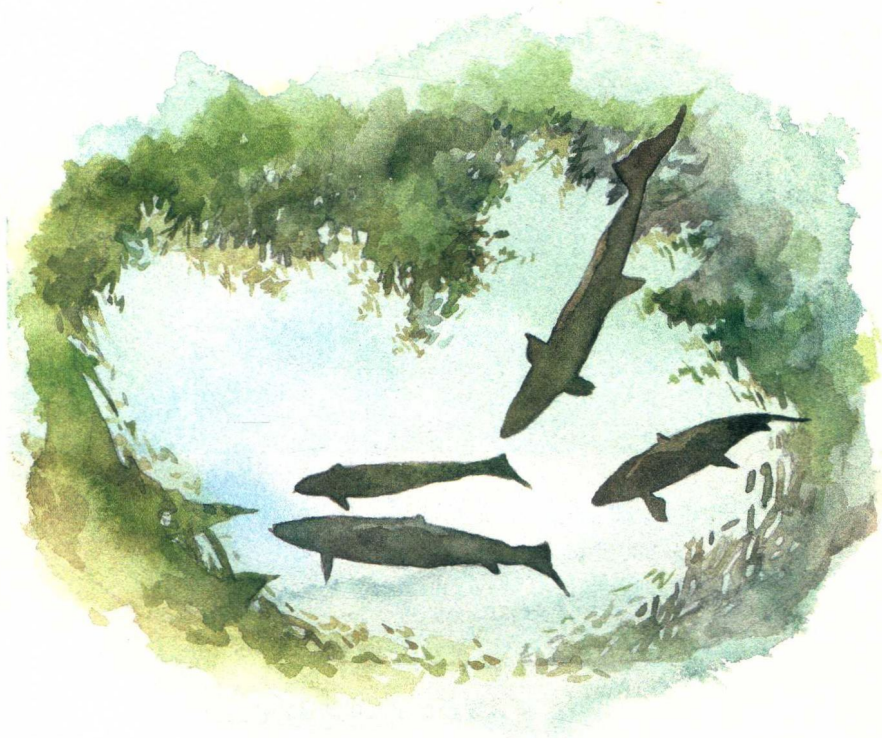
是几只鹭鸶一块儿咬着扛上船的，可以想见，在水底下正展开激烈的搏斗。

除了鹭鸶，大小渔网围捉，再加上梆子的“笃笃”声，塘里的鱼群完全慌乱了，它们在水里乱窜，一批批地落到渔夫的手里。有一条大乌鱼，在水里一跳起来，恰恰落在渔船里。

说老实话，这热闹的场面是我从没见过的；小哥哥虽然跟金奎叔去捉过几次鱼，也看得目瞪口呆了。

塘面平静下来，渔船都靠了岸，所有的鱼堆在几只大木盆里。渔夫们都抽起旱烟来；鹭鸶摇摇晃晃地站在船板上，用尖嘴整理羽毛，只有一两只走失了的鹭鸶，还在水里钻来钻去，追逐那些侥幸漏网的鱼。

这时太阳早过了顶，我突然觉得肚子饿了。忽然，土场上摆开了几张八仙桌，端出了一盆盆热气腾腾的鱼肉，大家围坐过去，毫不客气地大吃起来。金奎叔一边喝酒，一边说：“这是鲤鱼肉，杀了两条最大的鲤鱼，够我们饱吃一顿。”这时他忽然想起我们钓鲫鱼的事，就笑道：“现在可真的给你们开荤了！”



金奎叔吃鱼不多，酒却连喝了三四碗。他说，这鲤鱼肉太粗糙，是因为鱼身太大的缘故。据他说，鲤鱼在斤把重的时候顶好吃。可是我却觉得今天吃到的鱼特别鲜美细腻，因此尽量吃了个饱。

吃过鱼，就开始分鱼。所有的渔夫都分到一份，装在舱里，开船走了。从他们毫无争议的表情上，可以知道分鱼的那个老头是绝对公平可信的。这时，金



奎叔忽然把小哥哥推到前面，笑着说：“喏，这里有两个小客人，也给他们开开心！”

老头笑道：“好，给条鳊鱼尝尝吧！”说着，一条鳊鱼扔到我们脚边。我觉得这是一条小鳊鱼，但既然是礼物，当然不能埋怨老头有些小气。

我们别了金奎叔，寻路回家。一路上，手里的鳊鱼好像受了魔法，渐渐地大了起来，重了起来。回到村里时，人们都用惊奇的口气说：“啊，好大的鳊鱼！”这时，我们才知道这实在是一条少见的大鳊鱼，而那老头是个慷慨的人。

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，把鳊鱼穿在钓竿上，存心让大表姐惊喜一下，以为我们钓到这样出色的鱼，



然后再告诉她这一天的经历。不料，大表姐和侄女儿已经走了！

妈妈把我们着实埋怨了一通，说我们不懂事，家里来了客人，却在外面“野”了一天。她说，她带了侄女儿到塘河边、乌龙溪来找过我们，可是连个影子也不见。侄女儿既无聊又担心，一次次地问：“小叔叔他们呢？会不会让水獭拖去了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我们惭愧得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小哥哥本想托航船阿荣把鳊鱼带去给大表姐的，可是阿荣不肯接受这委托，他说，带到那儿鳊鱼会不新鲜的。我们只好写了封信给她，请她有空再带侄女儿来，那时一定要请她们吃最鲜最香的鲫鱼汤。



丢了魂灵的人



在我的同年伙伴中，最杰出的一个要算是金阿海了。他之所以杰出，不仅仅因为他有十多本《封神榜》《动物园惨案》的连环图画，还在于他知道不少我们不知道的事情。他是一个研究家，似乎对一切事物都有兴趣研究一番，虽然那时他只有十一岁。

他很乐意把所有的连环图画借给我们，不过每本书上，他爸爸都给写上“看毕归赵”的字样。这四个